

切韵指掌图一卷

题（宋）司马光撰 宋绍定三年（1230）越州读书堂刻本。框高25.5厘米，宽17.6厘米。每半叶行、字均不等，白口，四周双边。

《切韵指掌图》旧题宋司马光撰，此说最早见于嘉泰三年（1203）董南一刻书序，董序谓：“《图》盖先正温国司马文正公所述也。”其根据大概有四点，一是书前所谓司马光的自序。二是绍定三年所谓司马光四世从孙刻书跋：“右先文正公《切韵指掌图》。”三是王应麟《玉海》卷四十五《指掌图》目下记载：“光有《切韵指掌图》，以三十六字母总三百八十四声。别为二十图，辨开合以分清重，审清浊以订虚实，极五音六律之变，分四声八转之异。递用则名音和，傍求则名类隔，同归一母则为双声，同出一韵则为叠韵。同韵而分两切者谓之凭切，同音而分两韵者谓之凭韵。无字则点窠以足之，谓之寄声，韵缺则引邻以寓之，谓之寄韵。”四是《宋史·艺文志一》著录“司马光《切韵指掌图》一卷。”其中以《玉海》和《宋史·艺文志》影响较大，故自南宋以来多认为《切韵指掌图》为司马光撰。然而宋代两部私撰目录《郡斋读书志》、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却不见著录，已令人生疑。传世的《司马传家集》，于司马光的著作无不具载，唯于《切韵指掌图》只字未题，更令人生疑。按，清邹伯奇《邹征君存稿》中，有一篇作于同治元年（1862）的《切韵指掌图跋》，说曾见到宋代孙觌为杨仲修《切韵类例》写的序，此序文与司马光《切韵指掌图》自序文字相同，故认定所谓司马光《切韵指掌图》自序乃后人抄袭孙氏，绝非出自司马光手。据此，董南一刻书序大可怀疑。今细读司马光自序，所说非但有与史实不符处，且模棱两可，闪烁其词，确实有伪造之嫌。

《切韵指掌图》的首次开雕，当是南宋嘉泰三年（1203）董南一刻本，然此本无传。今之所见以此绍定本为最早，此本有司马光四世从孙重刻跋：“右先文正公《切韵指掌图》，近印本于婺之丽泽书院，深有补于学者，谨重刊于越之读书堂子孙。绍定庚寅三月朔，四世从孙敬书于卷末。”其中“谨重刊于越之读书堂子孙”一语较费解，“子孙”二字属上为“谨重刊于越之读书堂子孙”，属下“子孙绍定庚寅三月朔”，属下不成句。若属上，则当解释成为一支在越州的读书堂子孙重刊此书。读书堂是司马光的斋号，这里代指司马光，故“读书堂子孙”就是指司马光子孙。就是说，南宋绍定三年庚寅三月，由司马光读书堂的后世子孙，将所谓司马光的《切韵指掌图》重刊于古越绍兴（今属浙江）。果如此，则此书当非刻于越州读书堂，而是读书堂子孙重刻于越州，其版本不应定“宋绍定三年越州读书堂刻本”，而应是“宋绍定三年司马光读书堂子孙越州刻本”。

此本钤有“陈氏惟寅丛书堂印”、“大雅”、“任侠自喜”、“沈弘正印”、“字公路”、“天禄琳琅”、“天禄继鉴”、“嘉庆御览之宝”、“许珩”、“祁阳陈澄中藏书记”等印记，祇是《天禄琳琅书目》及《后目》未见著录。

（李致忠《中华再造善本提要》）